

班，负责研究和编写“一二·九”运动的简要历史。我父亲和韦君宜、黄秋耘、叶方4位清华同学被调去作为研究班的骨干。经过两年多努力，《一二九运动史要》专著基本脱稿，该书于1986年2月正式出版。在编写过程中收集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访问了当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共百余人，邀请他们参加各种专题研讨会，在此基础上成稿并反复修改后定稿，成为一部传世之作，对当年曾经动员了千百万青年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伟大运动，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对今天的中国青年是一本有益的爱国主义教材。为了对历史负责，他们这

些年届高龄的老人对这项工作极其认真，耗尽了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活，炎夏寒冬都不休息。有一次出去外调，我父亲回来就晕倒了，住了20多天医院，同志们劝他回家休养，被他断然拒绝，还开玩笑说：“我这是舍命陪君子嘛。”在工作完成后的几年之内，我父亲和蒋南翔、韦君宜、黄秋耘这些当年清华的老同学、“一二·九”的老战友相继去世。他们一生的事业从“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和深入开始，到“一二·九”运动的回顾和总结结束，他们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不平凡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16年12月

回忆父亲周孝谦

——写于父亲百年诞辰

○周婉苏

周孝谦，1916年8月出生于浙江舟山，2014年9月2日在苏州逝世，享年98岁。周学长是苏州清华校友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届、第三届理事长，第四届至第八届名誉会长，他是一位优秀的清华学子，是我们后辈的楷模，从他身上可以充分表现出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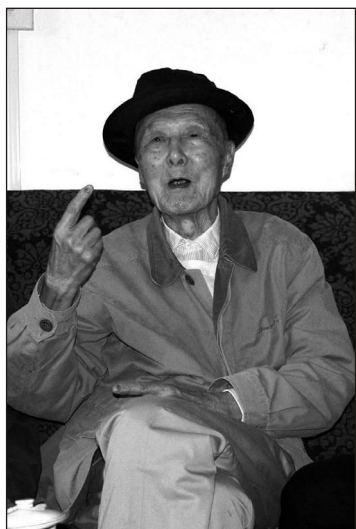
——苏州清华校友会

我的父亲周孝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9年毕业。父亲是中国核物理学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理事）和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理事），长期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和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的物理学工作者。他从事核结构理论研究近半个世纪，从液滴模型、壳层模型、综合模型，到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等始终走在前列。他是国内最早将群论方法应用于核结构及物质结构的研究者之一。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苏州大学教授、副校长。

父亲最心爱之物要数清华大学的毕业文凭。民国时期，毕业文凭上印有国民党党徽，在“文革”中“破四旧”抄家时，一经查出视若有罪，当时他已被迫无奈毁了家中祖传的一些珍贵旧物，而面对自己十年寒窗凝注的结晶，怎么都不忍心撕掉，最后只得违心地在上面积了叉，才得以保存下来。

□ 怀念师友



周孝谦学长

父亲最珍贵的照片为“1978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第三次核物理会议留影”。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科学的春天复苏，父亲以中国核物理学会委员身份参加了庐山会议。这是一次科学界的盛会，与会者都是中国物理领域中著名的教授与专家。父亲特嘱我配个镜框挂于客厅，而家中的来客却往往见不到此照，原来，照片悬于客厅一隅，加之帘幔半掩，不在常规视线中。照片主人的本意：不是向客人炫耀的，仅留给自己回忆。

“文革”前，在苏州市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拥有大学“二级教授”职称的极少，可谓凤毛麟角。身为二级教授的父亲全身心地投入物理教学与科研中，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大小会议，各类政治学习班占据了他大量宝贵时间，所以他惜时如金，回家后，他的业余时间完全投入专业书中，如同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他说“时间是挤出来的”。经常废寝忘食，母亲凡与他商榷家事，都要控制时间，若时

间稍长，他的思绪会转入书中，剩下嗯嗯地答非所问了。年复一年，他书桌的承载总是满负荷，基本无“空闲”。常听祖母言，她午夜醒来，总见隔壁书房还未熄灯，父亲仍伏案于书桌，而当我们起床时，他早又在书房了。“文革”前父亲的科研理念已很前瞻，他每月必购英文原版专业书籍，与先进的国际科技接轨。他将攻关喻为“啃石头”，每当攻克一个难题，他会兴奋地告知母亲“啃掉一块顽石”。勤奋与刻苦，恒心与毅力，对专业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成就了他，这时期他写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发表有《轻原子核的变形》《Mg24的转动能级的初步研究》《群表示理论及其在核结构中的应用》《相互作用玻色子的有效作用》和《朝永-Rowe理论作为原子核代数模型的基础》等众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在引力规范场理论研究方面有：《Lorentz和Poincare两种引力规范场理论的比较》等数篇论文。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多次应邀出席国际核物理会议的几篇论文做了铺垫。

1986年，苏大和美国密歇根州立萨吉诺大学结为友好学校，两校首次互派教师进行授课，苏大校长特选定父亲，并有感而发：“非你莫属。”因为选拔标准是：除了专业出类拔萃，还须精通多国语言。父亲一专多能活跃在高端领域里，是与标准吻合的优秀学者和专家。当时他已年届七旬，欣然受命。在萨吉诺州立大学的授课，受到师生一致好评，并获该校校长 Jack M. Ryder 博士颁发的荣誉证书。

父亲祖籍为安徽，出生地舟山，童年及青少年时代就读于杭州。他是个落地于乡外而乡情酣浓的人。家乡建设，尽在他

一生的关注中。半个多世纪中，他无私地接济了许多生活拮据的亲友和老乡。从留下的荣誉证书中可见：歙县修志，重修明代巨型石拱桥——太平桥，遭遇水灾，父亲都捐了款。他常以资助贫困学子为乐，多次捐款赠书给昌溪学校及其贫困生。特别是2012年通过歙县妇联在昌溪中学建立了“周孝谦助学奖学金”项目。

扶贫济弱是父亲一贯的行为。从沧浪区居家乐历年颁发的荣誉证书中可知，父亲每年都把政府发给高龄老人的津贴（1000元）全部捐给社区（居家乐）。他退休后热心社会公益活动，沧浪区关工委特发了聘书，邀请他参加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他多年辅导学生，一概不取钱物，纯粹义务服务。

父亲对待事业绝对高标准，对待生活却是低水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却极其节俭，从不乱花钱。每月一笔款子订购外文版专业书籍，另有一笔资助亲友。平时穿着很随意，备了一件新衣仅供招待外宾时穿着，母亲为他添衣时，不知要做多少回“思想工作”，旧衣未到陈旧不堪，他是不肯添置新衣的。父亲常在饭桌上检查我们姐妹的用餐，谁将饭粒滴漏桌上，谁的碗中剩有残羹，会受到严厉批评。那时保姆常住家中，但他和母亲仍嘱我们整理自己的卧室，洗手绢和袜子。他很重视运动，鼓励学龄前的我们尽早学会游泳，初中前学会骑车，虽然以当今视角观之实属平常，但时间推至五十多年前，在那个年代已拥有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实属非常。在学习上既严格要求又很民主，他尊重我们个体发展，因势利导，使我们学得舒心，有利特长发挥。父亲，不仅以身作则教育

我们如何对待学习，还培养我们自幼懂得勤俭，学会自立，学会运动，学会助人，懂得感恩。

2016年是父亲百年诞辰，他优异的品格、高尚的情操和谆谆教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永志不忘。

著名爱国实业家 曹锡光学长逝世

著名爱国实业家，西南联大1941级历史系校友曹锡光学长，因病于2017年1月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100岁。

曹锡光学长青年时期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著名的“12·9”运动中是上海同济附中的学生领袖。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战地服务队，后辗转入西南联大读书。毕业后，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赴香港、加拿大等地创办实业，晚年定居香港。

曹锡光学长热爱母校，热心公益事业。上世纪80年代，他曾任香港清华同学会会长，在联络海内外校友，支持祖国内地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2004年他和夫人熊知行学长捐建的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熊知行楼落成，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的老年学研究机构。他们夫妇发起创立的香港杏苑教育基金会，积极筹资捐助内地科技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曹锡光学长逝世后，清华大学、清华校友总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致电并送花圈表达对曹学长的深切悼念。